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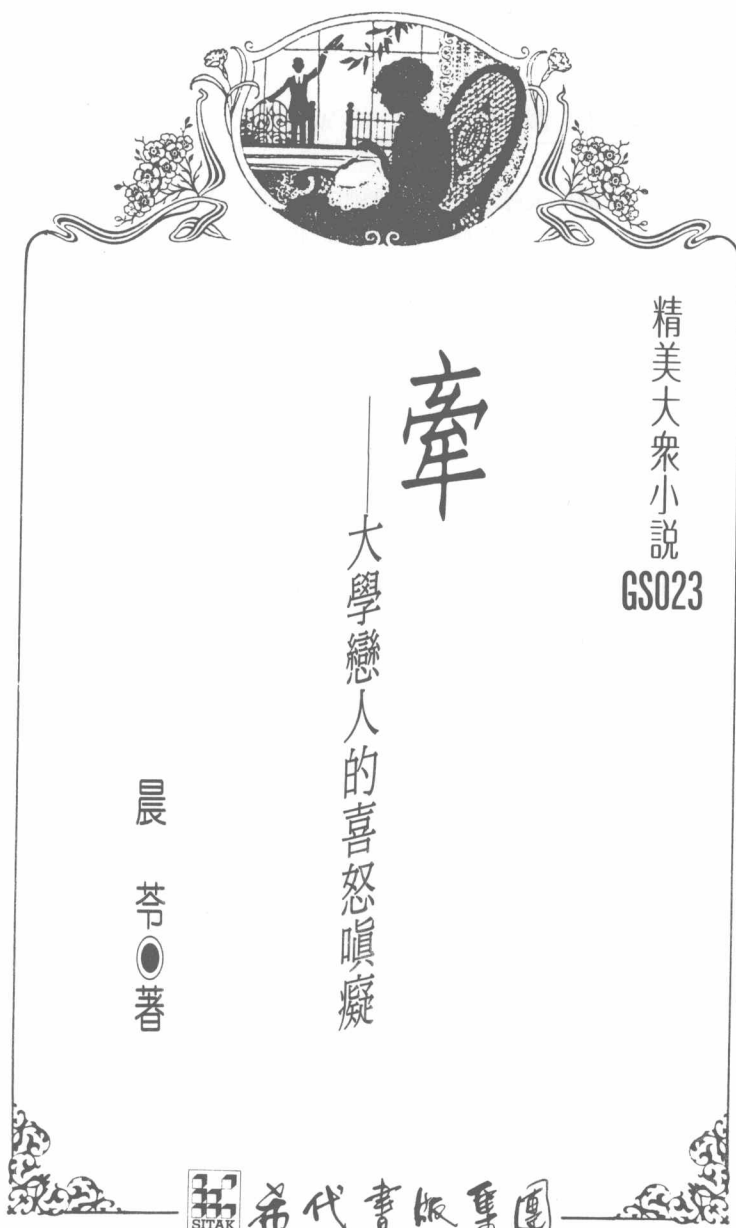
大學戀人的喜怒哀癡

牽



晨苓





精美大衆小說
GS023

牽

大學戀人的喜怒嗔癡

晨
苓○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 ● 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牽：大學戀人的喜怒嗔癡／晨苓著． —
— 第 1 版． 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面；公分． — 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23）
ISBN 957-716-153-7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8356

牽——大學戀人的喜怒嗔癡

作 者：晨苓
發行人：朱凱蕾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13 巷 25 弄 35 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174 巷 15 號 10 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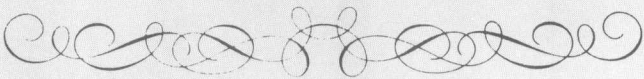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53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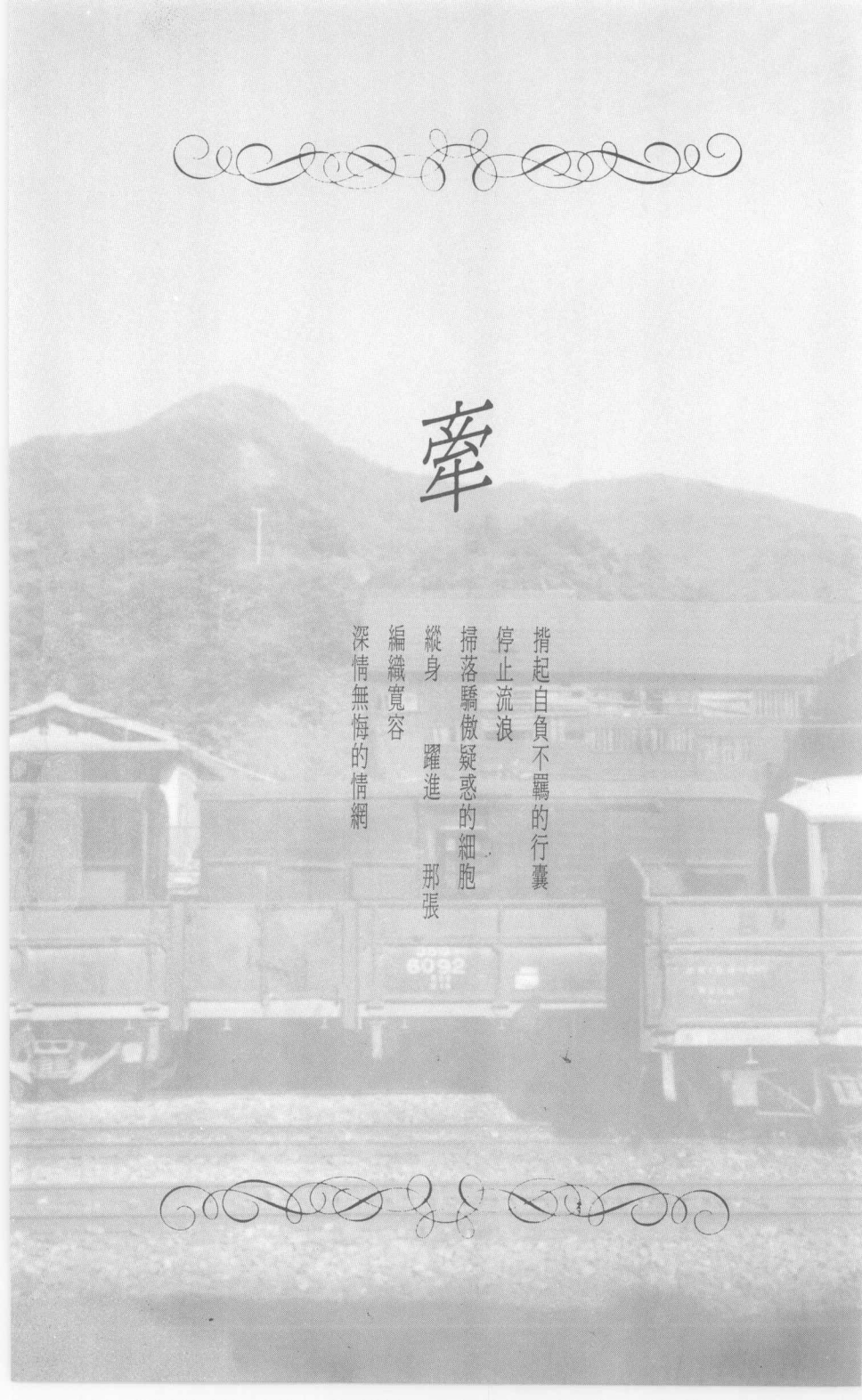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牽



A grayscale photograph of a train with several freight cars on tracks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 under a hazy sky. The train cars have some markings, including the number '6092' on one of the central cars.

揹起自負不羈的行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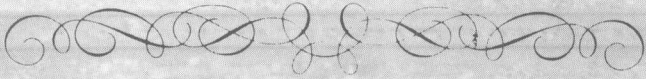
停止流浪

掃落驕傲疑惑的細胞

縱身躍進
那張

編織寬容

深情無悔的情網



因爲年輕

——《牽／大學戀人的喜怒嗔癡》出版緣起

年少輕狂的歲月，總要做些傻事。而最傻的，是在當時非但不認爲笨，反倒理直氣壯的一頭衝向前。

完全是壯士斷腕，壯烈得自己都要掉淚了。

尤其是感情。不但壯烈，還得驚天地而泣鬼神！（雖然現在覺得好笑！）

是不太懂得細水長流的事，因爲年輕，所以驕傲；喜歡狂風暴雨的感情，熱辣辣的，愛要愛到骨子裏，痛也得痛徹心扉！

吵起架來，都撿對方的要害猛刺，遍體鱗傷才過癮，痛到絕處，才知道愛有多深。

所以，爭執不斷，分合不已，讓旁邊關心的人急得一頭汗。一直到心傷得太重，覺得累了、倦了，衝動又驕傲的一方，自以爲理性的提出了分手，之後，兩人各自撫著傷口，形同

陌路……

然而，傷一直在，結了疤以後還是會痛……

像霽萱和小紀能在數年後再相見、相愛的，大概只是衆人的想望吧！

如果，我們是說如果，你（妳）何其有幸，和霽萱、小紀那樣，有再愛一次的機會——別又輕易放棄了；得小心珍惜，別讓驕傲又蒙蔽了眼睛。

知道嗎？上帝通常只給一次機會的。

牽

大學戀人的喜怒嗔癡

第一章

葉霽萱從睡夢中驚醒，睜開惺忪的雙眼，下意識看看床頭的鬧鐘。

七點五十分，糟了！八點十分的第一堂課……她的腦袋瞬間清晰了起來。一躍而起急急忙忙的衝進浴室梳洗，又急急忙忙的衝出，隨手從衣櫃抓了件襯衫和牛仔褲，七手八腳的換下睡衣，拿起椅背上的背包，往自己右肩一放，再拿了件薄外套，便匆匆忙忙的衝下樓。

「媽！妳爲什麼不叫我嘛！不是告訴妳我早上第一堂有課嗎？完了啦！今天這個教授多可怕，妳知道嗎？他說上他的課，絕對不准翹課，不然被他點到就死當，這下真的毀了！」葉霽萱拿起桌上的吐司，一把往嘴裏塞去，還不停的向母親埋怨著！

林雅若眼裏盡是寵愛，充滿笑意的望著她唯一的女兒，「不要急嘛！慢慢來，先坐下來吃完早餐再說，不要一口就把吐司吞下去。嘿！妳還跑！一大早就像個火車頭一樣撞來撞

去，真是的。遲到就算了，反正一定會遲到，乾脆心平氣和慢慢來。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卻見到了女兒已衝到玄關去穿鞋子了。

她噤了聲，看著一個月前才滿二十歲的霈萱，嘴角又泛起了笑意，都滿二十歲了呢！卻還像個孩子一樣，永遠都長不大！

林雅若看著女兒忙著穿鞋，不禁望著她出了神。

霈萱是愈來愈美了，秀氣的瓜子臉，細長又彎的眉毛，和一雙翦水般的眼睛，慧黠而充滿智慧；還有那可愛又微翹的鼻子，再配上那薄薄卻喜歡噉著的嘴唇，襯托著她那因年輕而總是紅通通的臉頰，皮膚更是白皙得吹彈可破。不過頭髮卻長不及肩，她一直覺得霈萱是適合長髮的；雖然現在已是那麼俏麗，那麼動人，可是看著那清秀的臉龐，不是該有一頭烏黑像瀑布般的長髮來襯托的嗎？但短髮卻也增添了屬於年輕而率真的氣質。霈萱是值得驕傲的，值得做母親的為她感到驕傲。

她笑著霈萱，隨著她走出門口。

「媽！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那麼寵孩子的，哪有母親教孩子不去上課的道理？我看啊！只有妳說得出口呢！」霈萱邊牽著她那嬌小玲瓏的五十CC摩托車，邊轉頭對她的母親說著。

林雅若又笑著對她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快去吧！不要再說了，都要遲到了還在噁哩呱啦

的說不停。」一會兒，她又像是想到了什麼，對著霈萱說：「霈萱啊！騎車騎慢一點哦！當初教妳不要騎摩托車，坐公車不是很好嗎？如果嫌麻煩的話，乾脆教妳爸買輛車給妳好了，開車總是比較安全，何必每天辛辛苦苦的騎摩托車，又那麼危險，也不想我們擔多少心，要……」

「媽！」霈萱充滿無奈的喊著，制止了母親的話。

林雅若感到了女兒的不耐，於是瞪了她一眼，卻又不忍的笑了出來。霈萱發動機車，道了聲再見，便騎向那車水馬龍的街道。

她看著女兒遠去的身影，心裏暗想，這孩子還不知要人擔多少心呢！

遠遠一聲喇叭，喚醒林雅若的沈思，她低頭看看錶，八點五分了，祖雲和霈霖也該起床了吧！她緩緩移動腳步，向他們的房門走去，迎接一早的新鮮和溫暖！



葉霈萱加緊了油門，努力的在車羣中穿梭著。騎摩托車真好！她這樣告訴自己，雖然不很安全，但是她實在是愛死了那種自在奔馳、狂飆的感覺，好像把自己放逐一般，任由自己馳騁在風中，在自己的世界中。而在每個早晨又必須和一堆學生、上班族擠在這狹小的馬路中「同生共死」，共用一個個閃爍不斷的紅燈。

她幾乎已經把前面那輛摩托車的車牌背下來了，這就是台北！一個擁擠的城市！每個人都想將別人擠出這個城市，人人擦肩而過，卻不曾付出關心的城市。但天空是那麼湛藍，和風是那麼溫暖，徐徐的吹進她那年輕、充滿熱情的心中，一切對她而言始終是那麼美好！那麼充滿希望！抬眼望著天空，她想她可以恣意的揮霍屬於她的青春！

她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，不但在轉彎時忘了打方向燈，更沒留意到旁邊緊靠著一台摩托車。突然之間，緊急煞車的「嘎！」一聲，她驚嚇的回過神來，便已經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台摩托車倒在地上。

需萱嚇壞了，只是呆呆的看著躺在地上的男人，一時之間慌了手腳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直到後面的車子傳來一陣陣不耐煩的喇叭聲，那個男人才非常吃力的站起來，使勁的牽起那輛一百五十CC的重型摩托車，再步履蹣跚的把車子牽到一旁；這時她才惶恐的也牽著她的車子往路旁靠去。

她睜著那因驚慌而不知所措的雙眸看著那位機車騎士。

騎士吃力的脫掉那厚重的安全帽，露出一張寫滿不耐與痛楚的年輕臉孔，他按著他的右腿暗自嘀咕著，似乎傷得不輕。

她的眼光移向了她的右腿，看著褲子上滲出來的血，她便大聲驚道：「你在流血！」
她從沒有碰過這種場面，更不知該如何應對，只是無助惶恐的喊著。而騎士似乎不準備

理睬她，只是獨自的檢查傷口。

「要不要去看醫生，我載你看醫生，好不好？」她怯怯的看著他，等他的回應。

這時，他才抬眼看她，好像此刻他才正視到她的存在，卻也覺得她講了一個最荒謬的方法，現在的他至少還能自己騎車，何況這傷實在礙不了他，不過只是些微疼罷了。

他向她揮了揮手，不耐的開口：「不用了！沒事。」才又轉過身去檢查他的車子。

需萱呼了口氣，也寬了心，至少沒撞出個什麼事來，否則後果真是不堪設想。

這時，她才開始仔細的觀察他，他是相當年輕的，看起來不過也是個學生罷了，兩道濃眉；雙眼黑亮；鼻子直勾勾的，驕傲的挺立著；一臉的桀驁不馴。

她不知道該如何形容這個男人，只能說他是十分英俊的。尤其是那頭中分、黑黑直直的髮，在在顯示他的年輕、開朗，在他身上流露著一股令她熟悉的氣質。她在猜想，依他所騎的路徑和方向，他應該也是和她同所學校才是。

需萱想著想著，肯定了心中的想法，便喜孜孜的準備開口問他，卻看到他眉宇緊緊的揪在一起，於是到了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。

她隨著他的目光看到他的車子已經損壞。心想：糟了！人沒事，不過車子似乎全毀了；至少在她看來，車子外殼已是零零落落，殘缺不堪。

「要多少錢？我賠給你。」她不安的開口。

他又看看她，眼裏充滿了怒意。

「妳到底會不會騎車？哪有人騎車不打方向燈的？想害死人啊！妳知不知道這有多危險啊？妳沒事，倒楣的卻是我。媽的！今天是怎麼搞的？一大早就這麼倒楣。」他咄咄逼人大聲的對她喊著，似乎罵了那麼多，也無法消除他心中的怒氣。

「對不起！」需萱怯怯的開口，不過卻沒博得他的同情，反倒更增添了他的怒意。

「對不起？一句對不起就算了？妳知不知道我趕著上第一堂課？現在卻因為妳的大意和疏忽，害我莫名其妙的站在這裏！」他不但沒平息心裏的怒氣，反而更大聲的對她吼著。

需萱聽了他的話，也漸漸升起了怒意。她實在已經夠低聲下氣了，卻換來他一句句的辱罵，她不是也趕著上第一堂課嗎？她不是也說過對不起了嗎？她不是也說要賠償他嗎？為什麼他還要口不擇言不顧她的立場？於是她也大聲的開口：「都已經說了對不起，你還要怎麼樣嘛？」她毫不客氣的回視他像是要殺人的眼神，不禁心裏一驚，深怕他真會毫不留情的把她抓起來摔在地上。不過，她還是鼓起勇氣，硬著頭皮繼續說下去：「你以為只有你要上課嗎？我就不用嗎？你以為我是故意不打方向燈的嗎？你以為我是存心撞你的，存心和你站在這裏吵架嗎？」

她想，現在的他一定恨不得馬上宰了她，因為他的眼神已寫明了一切。

他又忿忿的開口：「妳！妳簡直是不可理喻！」

「我不可理喻？你說我不可理喻？」她用食指指著自己，好像很不可思議的驚呼著。她找不出一句文雅又能傷人的話來回罵他。遂不經大腦的衝口而出：「你才是神經病！」

他雖然怒火中燒，但他卻像是知道如何讓她更氣的方法。於是他瞪了她一眼，不理睬她，只是努力去撐著他剛才因爭吵而忘記疼痛的右腿，再吃力的去發動車子，彷彿她是個沒水準、自討沒趣的女孩在街上破口大罵。

需萱被激怒了，她無法容忍他的態度，卻又不知說什麼，只是兩個拳頭握得緊緊的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身體微微的顫抖，喘息著。

他成功的發動車子，對她看了看，心中的怒意被得意取代，「算我倒楣遇到妳，不但腳受了傷，車子又壞了；既沒醫藥費，又沒趕上第一堂課，還站在這裏讓妳這個肇事者辱罵。不過，我也不想跟個沒水準的女人計較，只希望不要讓我再看見妳！」他嫌惡的說完，不等她回應，便騎著那台殘破不堪的摩托車衝了出去，完全不給她說話的餘地，只留下她死命的跺著腳。

他真的把她氣到了極點，氣到說不出話來。因為他可以感受到背後自她兩眼射出的寒光，正直直地盯著他，似乎在對他說：「最好不要讓我再遇見你，否則我會要你好看。」

他想想，搖了搖頭，總會再遇到的！如果他猜得沒錯，她應該是和他同校的。他想著她那令人看了無法忘懷的臉孔。她有著一張清秀、細緻、脫俗的美麗臉孔，但卻也有他不敢領

教的火烈性子。向來，他對這種女孩子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，在他大男人的心中，總認為女孩子就應該是溫溫柔柔、婉婉約約的等著男人來疼、來保護，不應該是會大聲說話，甚至和男人在街上爭吵的。

雖然他為她的容貌怦然心動，但又如何呢？她是個不可一世且驕傲的女孩，他一直都討厭這種目中無人的美女，於是心裏對她的反感油然而生。他想起了中文系的系花——唐欣如，她是多麼溫柔、多麼可人啊！他不禁心神一蕩，全然忘了剛才的不快。

往後的日子裏，他已經逐漸淡忘了那個騎機車和他相撞的女孩，他早已被他的唐欣如、被他屬於年輕而充實的日子脹得滿滿的。

可是葉需萱卻沒忘記，反而知道了他這號人物。他是企管系四年級的高材生——紀奕桓，在學校非常活躍，在活動中心更是出了名的。在教授們的眼裏，他是一等一的好學生，在少女盲目的眼中，更將他視為偶像。

她怎麼想也想不透，他為什麼會博得衆人的重視和青睞。在她心中，她覺得他是個無理、粗魯、甚至霸氣的人；他除了有好看的外表之外，她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好、什麼內涵。反正總之一句，她是怎麼看也看不順眼，怎麼看他怎麼討厭。

在他騎著車呼嘯而去，留下那些話後，她至今仍愈想愈氣，不禁毫不猶豫的喃喃自語：「紀奕桓，我會記得的，記得你給我的傷害和難堪。」